

癸三、破国王治罚暴恶者是非罪行：

这个科判所针对的邪见是什么呢？国王还是秉持前面那种看法，他说对于这些犯严重罪业的，或者严重违反王法的众生应该惩罚，惩罚的时候国王应该没有罪过的，为什么没有罪过？因为在世间的教言当中，或者在王规的教言当中，说了应该惩罚众生，国王是按照世间的教言去做的，因此没有过失。有这样的一种看法。这个地方讲到：

自生欢喜因，随处皆非无，

由教等为因，不能灭非福。

“自生欢喜因”就是说世间上的很多人在行持非法的时候，都会找到一些令自己生起欢喜的，相似的理由，“自生欢喜因，随处皆非无”，在整个世间上都有很多很多。不仅仅是国王，屠夫他也是有令自己欢喜地去做自己行业的一种理由。像这样的理由他是肯定可以找得到的，妓女也是找得到的。很多很多世间上的人，他们都能够找到使自己对自己的职业生起欢喜心的理由，所以说“随处皆非无”。

“由教等为因，不能灭非福”，国王认为依靠世间的教言，或者王规当中所宣讲的一种教言去做，以这个作为因，他认为能够灭除“非福”实际上也是一种颠倒。实际上是不能够灭除非福的。

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像这样的教，我们应该分清楚，有些教是正确的教言，有些教是Xie教，如果你跟随了Xie教的话，那么肯定你的行为不可能如法的，如果你跟随了正教去行持，就可以如法。这个时候国王认为，通过严酷的刑罚去惩治这些犯人应该是无有罪过的，应该是产生福德的，那么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，他们所跟随的这些教言是Xie教，绝对不是正确的教言。

为什么不是正确的教言呢？我们可以知道，作为一个国王来讲，应该以慈悲心去护持自己的臣民，但是这个时候，国王没有以慈悲心护持臣民，相续当中产生一种伤害众生的意乐，然后在行为上面使用很多酷刑，砍手砍脚、断头等等，这样并不是真正的随顺因果，随顺治国方便的行为。

在其他的一些教言当中，比如说在佛法当中，对国王的一些教言，比如说龙树菩萨对乐行王所宣讲的《教王宝鬘论》，也就是平时所讲的《中观宝鬘论》当中，也是这样讲的，还有其他的萨迦班智达的《格言宝藏论》、全知麦彭仁波切的《护地庄严论》等等，很多很多宣讲国王应该怎么去守持的教言当中，没有说过应该用残酷的方法对待人民。都讲到应该以慈悲心，在这个基础上护理国家。

那么在遇到一些违法乱纪的人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按照当初所制定的规则去做。当初所制定的规则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对这样的众生，一旦他们犯了很严重的过失的时候，马上就施以酷刑，马上就出局了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比如说龙树菩萨的《中观宝鬘论》当中也就讲到，对于像这样的犯了很严重过失的众生，应该施以捆绑，应该施以鞭打，应该施以关押，实在不行的话就驱逐出境。最严重的就是

驱逐出境，实在没办法教导的就驱逐出境。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他们杀死等等。像这样的杀鸡敬猴的一种方法没有鼓励的。

萨迦班智达在《格言宝藏论》当中也是这样类似的方法进行了教导，教导国王应该使用比较温和的手段，不应该跟随一些恶劣的王规去实行。所以对这样的恶劣众生进行关押、进行捆绑、进行鞭打，这方面并不是很严重的惩罚，并没有实行很严厉的酷刑。通过这样的方法就能达到治服其他人的效果。而且如果国王恒时相续当中具有这样的慈悲心，经常以仁慈的方法对待众生的话，造罪业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如果国王施以酷刑的话，肯定人民就不可能服你的，越是这样高压政策的话，人民肯定越会做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，像这样的话，绝对没办法达到以预期的效果的。因此正确的王规当中是这样进行教导的。

全知麦彭仁波切也是这样讲，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应该按照当初所制定的王规去做，这个时候也不会使其他的恶行恶规变本加厉。没有说是一定要马上就施以酷刑的。所以说国王这个地方依靠一些世间的教典为理由，认为应该处罚犯人的话，绝对不能灭除非福，肯定是恒时产生过患的因缘。

平时我们自己来讲的话，也是有很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在世间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遇到殊胜的善知识、善友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们教导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很迅速地入道。如果没有遇到这样殊胜的善知识，遇到其他人的教言的时候，还是应该善巧地分别，哪些是应该做的，哪些是不应该做的，这个方面应该有殊胜的智慧进行辨别的。

那么如何进行辨别呢？到底哪些是应该做，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呢？哪些是法和非法呢？以前我们也学过《Q行》，或者是《山法宝鬘论》等等，仲敦巴尊者也讲过，什么是法和非法的界限呢？他区别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和佛经相顺的，这个是正法；和佛经、论典相违背的，这个是非法，这个就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也就是说通过佛经、论典来作为标准，作为准则。我们自己平时的行为是正确？不正确？那我们就多看佛经、论典，佛经当中怎么教导的，论典当中怎么教导的，我们对照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自己所做的是非法还是正法。

第二，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，和世间法违背的，这个是正法；如果相顺于世间法的，这个是非法。这个当然是从出世间的角度进行抉择，从修行者的角度进行抉择。修行者必须要厌离世间的种种妙欲，你如果跟随着世间的种种行为，世间上的人他为了追求妙欲不择一切手段，造很多罪业，当然这个方面是趣向轮回、趣向恶趣的因，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，必须反其道而行之。也就是说，世间上的人所行持的话，修行人必须要看破，必须要舍弃，这个时候才真正相合于解脱道的。

第3，产生烦恼的就是非法，断除烦恼的就是正法。比如平时我们在行为当中，什么样的行为是能够使自己产生各种烦恼的话，肯定就是不对的，必须要舍弃的，平时不管我们找什么样，很多很多的理由的话，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很多理由。比如自己要做一个非法的事情的时候，自己肯定总会找到一个什么理由出来的，凡夫的话，这个理由可以找千千万万条。但是在找这个理由的时候，我们应该

观察，我们这个发心到底是什么？烦恼的发心，还是真正的一种善心去发心的？你的行为也许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你自己的发心，你是很清楚的。有的时候要做一件非法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在相续当中找一个很勉强的理由出来，确确实实会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你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到底现在我的发心是好的，还是不好的？是善法还是恶法？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，如果随顺烦恼了，这个也不对。就应该认识到不对的地方，然后通过某个方法去舍弃它，改变自己的发心。所以跟随烦恼肯定就是非法的。

第4，或者还有一种就是说，它的果是善妙的话，它就是正法；如果果是不善妙的，那就是非法。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多讲法的。

所以在很多其他的教言当中，都是这样讲到了衡量法和非法的界限。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方面要讲到这些呢？因为这个地方讲到了“自生欢喜因，随处皆非无”，既然说是“随处皆非无”，那么肯定就不单单局限于世间上的那些很明显造作罪业的这些人，肯定还会指到其他的修行人。比如说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许一开始入佛门的时候很清净，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么清净的，如果在这个时候，自己想去做非法的时候，总是要找到一个令自己生起欢喜的，想去做这个事情的理由，肯定是会去寻找的。想要寻找的时候，肯定就会出现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。比如说有的时候，明明是自己想要享受种种妙欲，自己就会想为弘扬佛法，或者为了上师化缘等等。有的时候就会找这些理由。在找到很多钱财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自己把这个钱财自己受用等等，或者有的时候，自己贪欲心生起来的时候，也会以度化众生的方便，趣入非法，也有这样的。

所以我们应该了解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“自生欢喜因”哪个地方都有的，但是我们应该分别清楚，哪些是正确的，哪些是不正确的，这些方面必须要认清楚。清楚之后我们才会使自己不入于邪道，而入于正道当中。

比喻当中讲了一个人，他有一天和其他人一起进餐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吃过了，但是相续当中还想吃，他就问其他旁边一个人：“我现在还能不能吃饭呢？”其他人说：“还可以吃。”他说：“还可不可以喝汤？”“也可以喝。”他听了别人的话之后，他就又开始加餐了，加餐之后他的胃就受不了，就撑坏了，他很痛苦然后去看医生。医生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搞成这样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吃完之后又吃了很多。”“为什么这样呢？”他就说：“其他人说可以吃，我就这样吃了。”医生就问其他人：“为什么你要鼓励他这样吃呢？”那个人说：“他欢喜吃，他想吃，所以我就顺着他的意思说可以吃。”

像这样一讲的时候，实际上肯定两个人都是不对的。这个暴饮暴食的人也是不对的，明明自己知道再吃下去会受痛苦，但是他就没有观察的情况下，听了别人的教唆，他自己就进餐了。另外一个人也是不对的，他也没有观察到这个后果的严重性，他就随顺别人怎么欢喜，他就怎么说，好像他很关心，好像他很慈悲似的，但实际上这样观察的时候就害了别人。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比喻来抉择的。

那么对照它的意义怎么抉择呢？一般的国王，就像这个吃饭吃撑的众生一样的，他就是听了世间的教言，世间的王规当中所讲的不正确的教导，他就认为可以通过严厉的手段治罚罪人，应该是有福德的，应该是有功德的，他就听了这个话，他就实行。实行之后，实际

上最后得到什么呢？就好像那个人他听了别人的话，他最后得到了痛苦，自己也没办法灭除这个痛苦一样，所以国王听了别人不正确的教言之后，做了毁灭自己福德的事情。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不能够灭除非福，不能够增长福德，反而使自己获得了种种痛苦和罪业之因。就是这样的道理。

其他制定教言的这些仙人也好，世间的人民也好，制定国王的教言的时候，他也实际上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为了国王欢喜，国王怎么欢喜他就怎么制定，他并不是说这个是违背世间法的，这个是违背因果的，他没有这样制定，他就国王欢喜这样做，他就这样制定，他就说如果是国王治罚暴恶的众生，是没有罪过的，而且治罚之后，因为保护了人民的缘故，是有福德的。国王就想听这些，国王就喜欢去做这些，所以他自己就这样说的。就像旁边那个众生一样，见他喜欢喝，喜欢吃，他就说可以可以。就像这样直接把别人害了。

这两种都是不应理的。一观察之后，国王也是不对，这个教言也是不对，两种都是不对的。所以平时在取舍的时候，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教言，什么是邪的教言。

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些区别，法与非法的界限。有些时候还是有一种方法，比如上师今天讲的这些，自己趣入佛法的时候，首先把自宗的这些教法精通。比如说我们说是佛教徒，首先就在整个大的圈子，必须首先钻研佛法方面，佛法之外的，我们是初学者就不要管其他的很多很多杂事，首先精通佛法。在佛法当中有很多教派的，我们现在属于哪个教派，就把自己自宗方面的教派首先精通，精通之后，有一

个殊胜的定解的时候，有了其他的时间，再去钻研其他宗派的观点。这个就是应该的。

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教言，确确实实是这样，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样的取舍能力的话，比如说对我们自己来讲，上师写的书，上师翻译的书肯定是很正确的，确确实实没有什么怀疑的，并不是说我们是上师的弟子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抓得很紧，实际上有的时候并不是排斥其他的，因为有这个必要，因为刚入道的时候，这个心不定，定解不稳固。如果看到这个也好，看到那个也好，到处去抓的话，最后就没有一个重点，好像都是普遍地学习佛法，但实际上自己最后修的东西就没有一个核心。以前上师们的教言就是在佛法方面，对所有的佛法，各教派的佛法都应该平等地恭敬，但是学习的时候，专门学一个，你自己的自宗是什么样的教法，你就学这个。这方面就不会导致谤法的过失，而自己修的佛法有一个核心，这样的话两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功德。所以这方面的教言确实还是很重要的。

我们平时如果很难以分清楚的时候，就把上师所传下来的法着重首先学习。通过这样的教典生起定解之后，再去学其他的教法也是可以的。

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就是破斥国王损害他人是正法的这种邪见。国王他就认为有的时候通过护国方面损害他人，是一种正确的法。所以下面的三个小科判就是着重破斥这方面的邪见的。

壬二、(破国王做损害他人的事是法)分三：一、破由保护世间是法；二、世人依顺之国王为非法之喻；三、非愚不得王位故国王不会住于法。

癸一、破由保护世间是法：

有些人这样讲到，他说国王通过种种护国的方便，保护人民、保护世间，这个应该是正法，不应该是非法的。

若谓正防护，国王便为法，

烦恼诸匠人，何缘不成法。

如果说真正通过各种方便护持了国家，保护了世间，国王便成为正法，没有过失的话，那么其他具有烦恼的这些匠人，为什么不成为真正的正法呢？也应该成为真正的正法。这个方面就是从相同的道理方面进行破斥的，就是平时所讲的同等理。因为国王他认为他通过种种的方便，种种的手段，真正地护持了国家，所以国王应该成为一种正法，应该是正确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同样的道理，一些世间上的人，具足烦恼的这些匠人，比如说讲记当中提到了铁匠，他一方面自己相续当中具足烦恼，一方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也做了防护国家的事情。他打了很多兵器、武器，通过这些武器保护国家、保护人民、保护他自己，像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成为法呢？实际上不应该成为法。

肯定不是成为法的，通过世间的规矩来讲的话，他们制造杀人的武器也不是法；从因果的规律来讲的话，他们制造了很多杀人的兵器，绝对也不是造的善业，是造的恶业。在其他有些论典当中讲，这些铁匠所造的这些兵器，什么时候还存在人间，什么时候他的罪业就会不断地增长。比如说一个铁匠，他打了一把刀，乃至这个刀没有消失之前，他的罪业一定要增长，不断地增长的。因果规律当中就是这样讲到的。所以没有人承认铁匠是真正的正法者，或者他们不是非法，这方面没人承认的。

同样的道理，国王是不是具足烦恼呢？国王肯定是具足烦恼的，而且真正通过大慈大悲心来护持国家的很少，前面已经抉择了。既然没有真正的大悲心，国王相续当中充满了傲慢、自私等等烦恼，首先他有这个烦恼，然后他做的事业是什么呢？他做的事业就是所谓的防护国家，这样的话，匠人相续当中也具足烦恼，他们做的事业也是通过打造兵器的方式保护国家，所以说这两者是相同的。既然国王能够成为法的话，那么这个匠人也应该成为法，或者国王因为保护国家而骄傲的话，那么这些匠人也应该骄傲。所以从哪个角度对比的时候都是相同的，但是为什么经常国王呵斥匠人，说他们是低贱的种姓，而国王是高贵的种姓等等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差别呢？实际上根本就不应理的。因为这两者完全相同的缘故，没有这样的理由骄傲，然后呵斥其他的众生。

比喻也是讲到了，以前克什米尔这个国家，他们有一次为了防备敌人的入侵，在城池外面挖了很深的壕沟，但是壕沟挖好之后，不但没有达到防护敌人的效果，反而自己国家的很多人民掉到壕沟里面去了。所以说这样的壕沟没有达到真正防护敌人的作用。这样的比喻说明了什么样的道理呢？也就是国王他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这些防

护国家和人民的措施，但是在做了这样的措施的时候，不但没有使自己获得福德，不但没有使自己和人民获得真正的善法，而且使自己和人民掉入了恶趣的深渊当中。所以说像这样的种种防护没有达到他真正的目的。这就是比喻和意义所对照显现的一个意思吧。

通过这样的比喻意义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国王所谓的防护国家，实际上只是一种幌子而已，实际上根本没有实在的意义的，因此针对这样的一种实质，应该看得很清楚，不应该对这些生起羡慕心，或者认为这些应该骄傲等等。不管是国王学这些论典也好，或者是其他人学这些论典也好，对这样的道理应该认识得很清楚。

第二个科判的内容是通过比喻说明依顺国王实际上是应该呵斥的。依附国王的人民需要通过这个比喻来了解这个道理。

癸二、世人依顺之国王为非法之喻：

有些人是怎么样想的呢？他想有些有福报的国王通过福德智慧善巧地保护了国家，使人民过上了幸福安乐的生活，而且通过这样的努力之后，其他的人民也对这个国王非常的爱戴，所以对于这样贤明的君主不应该呵斥。

世间依国王，国王尤可诃，

喻善诃有爱，普为世间母。

世间上的人民依靠国王过上了好的生活，这是一方面，但是国王应不应该受到呵斥呢？这个地方讲“国王尤可诃”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国王保护了世间，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下面的人民都对国王很爱戴，为什么反而国王还变成“可诃”的呢？就是因为国王，他做这个方便的时候，和前面所讲的这些理由一样吧，国王相续当中是为了增长自己的名誉，为了增长自己的财产，为了增长自己的权力等等，是这样的发心。所以在这样的发心下面他护持国家，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，使人民更加爱戴他。这样的国王难道不值得呵斥吗？肯定是值得呵斥的。

所以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，是针对绝大多数国王来讲的吧，其他的一些少数贤明的君主，真的有慈悲心的，或者一些菩萨化身的这种国王，他们是真正能够护持国家的，但是除了这些之外，很多国王实际上都是应该值得呵斥的。

从比喻来讲是什么样的呢？“喻善诃有爱，普为世间母”，这个国王应该呵斥的比喻，“善”可以说是善士、善知识。什么样的善士呢？针对整个世间已经看破的，已经真正了解佛法真谛的，像这样的一种圣者，他们这样的善知识，他们见到了十二缘起当中的爱支，“有爱”就是三有当中这个“爱”，是众生能够不断流转的主要因缘。

这个爱我们在学《俱舍论》的时候，大概也了解了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支当中有一个爱支，爱支就针对这些可爱的、悦意的东西产生一种爱欲；对于不可爱的外境，产生一种不可爱欲。通过这个爱，就产生取，有了取之后，就会有有，然后生老死。因此世间上一切众生的

流转都是通过这个爱而引起的，所以这个爱就是“普为世间母”，整个一切世间的母亲一样。如果没有爱的话，那么就不会有众生的流转，就好像世间上的人没有母亲，就不会有他这个婴儿的产生，乃至于是他生长一样。就是因为有了爱，才有这个世间的流转。

那么这个爱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众生相续当中有了爱之后，他就会通过这个爱追求外境，所以像这样的话，就是应该呵斥的。这个时候就把国王比喻成爱，这个爱受到智者的呵斥，国王也是同样的，因为国王通过一些善巧方便，使人民爱戴他，爱戴他之后对他产生种种赞叹、依靠等等。通过如是的一种方便，使他的人民产生如是一种爱戴，就像世间上的人生通过爱而产生世间的流转一样，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，这个国王绝对是应该受到呵斥的，就像善士呵斥爱一样。所以一方面讲，国王对人民有一种保护作用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国王使他的人民误入歧途，是应该呵斥的。

比喻也是针对这样一种意思做的比喻。比如说在偏僻的地方有些人民，买不到东西，买不到商品，是很痛苦的。有一个商人，他带着很多商品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去，给他们卖货。他自己说：“你们买不到东西，所以我生起了悲心，专门给你们服务的。”这个偏僻地方的人因为平时得不到商品，所以对他非常非常感激。但是这个商人一方面做了这些方便的事情，一方面他的价格很高，在高价售货的过程当中，也榨取了很多很多当地人民的钱财。这样的一种商人，当然有他一方面的功德，他使别人买东西比较方便，但是另外方面也有过患，因为他抬高物价，榨取了很多人民的钱财。

国王也是同样的，国王一方面通过他自己的智慧也好，福德也好，使人民过上比较好的生活；另外一个角度呢，他使用这种狡诈的手段，也获得了人民的爱戴，或者从人民当中也榨取了很多钱财。所以一方面也是可以赞叹的，也是值得骄傲的；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比喻，国王还是应该呵斥，不是真正完全受到赞叹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国王一方面有他好的地方，一方面有他不好的地方。

癸三、非愚不得王位故国王不会住于法：

有些国王就想，国王通过悲悯心做了很多饶益众生的事业，所以应该赞叹。针对这样的一种邪见，就讲到：

非愚不得王，愚人无悲愍，

国王虽护者，无悲不住法。

实际上国王认为他以悲悯心护持人民，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“非愚不得王，愚人无悲愍”，如果是一个智者的话，“非愚”就是智者，他是不会去希求王位的，为什么不会希求王位呢？就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样，真正获得一个国王的位置的时候，很容易通过王位造很多罪业，而且当国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需要操劳之处，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心都需要无尽地操劳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狡诈、很多贪嗔痴这样的烦恼无尽地增长，而且通过这样的烦恼的增长，后世得不到善趣，不能得真正的福德等等。真正的智者他对这个问题是看得很清楚的，所以智者不会去当国王。历史上有很多真正的智者放弃王位出家的。

或者从真正的修行人的角度，他也不会发愿自己的福德最后当一个国王，当一个帝释，当一个梵天，像这样的世间乃至天上的国王，都不会去希求的。从这个方面推起，真正得王位的是比较愚痴的，他对真正的王位的实质本性没办法看透，他就认为当国王之后有很多权势、很多很多欲妙等等，他就认为这样一点，没看到过患，看到他的显耀的一部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肯定是一个愚者才去追求王位。

这样的愚者就“无悲愍”，真正是一种愚痴的人的话，相续当中可不可能有真实对人民的悲悯心呢？那肯定是没有的。因为他在追求国王的时候，他就贪恋国王的这个位置，贪恋国王位置的缘故，所以一旦得到王位的时候，他相续当中对众生的悲悯心就不会有了。比如说他有贪心，他首先是通过贪心得到王位的，然后得到王位之后，他想要拥有更多的钱财，拥有更多的权力，他想要拥有更多的权力的时候，肯定就不会对手下产生一种悲心，认为人民很痛苦，应该减少赋税等等，不会如是去悲悯众生的。他因为贪心很强烈的缘故，就不管人们的死活，不管怎么样首先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他肯定会拼命地搜刮。所以像这样的愚人一般来讲是没有悲悯心的。

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“国王虽护者，无悲不住法”，国王虽然表面上在护持人民、护持国家，但是因为他相续当中没有悲心的缘故，他不会住于正法当中，所以说“无悲不住法”，肯定不会住于正法当中的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国王通过悲悯心去护持王政是非常困难的，除了一些真正化身的国王相续当中有真正的慈悲心之外，其他的一些众生根本就是很难以做到的，没办法真正去护持人民、护持国家。

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

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

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

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

为度化一切众生，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。

发了菩提心之后，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《中观四百论》。
《中观四百论》是抉择世俗谛和胜义谛修法的殊胜的论典，其中前八品讲到了如何生起出离心，如何发起菩提心，修菩萨行的种种方便。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，大概我们就知道了如何调伏自心，如何修持佛法的方法。了解之后再进一步修持胜义谛的殊胜的空性。

修持空性的必要性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为了对治相续当中粗大的烦恼，在凡夫位的时候通过空性的修法可以压制烦恼。如果通过不断地修行到了圣地的时候，一旦登地之后，相续当中的遍计二障、俱生二障都可以对治。

可以说障碍我们解脱，障碍我们成佛的，就是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，现在我们通过空性的方法把它对治完、清净完之后，就可以现前解脱果，现前佛果。本来相续当中本具的种种如来藏的功德，次第次第也会显现出来。他所宣讲的方式和窍诀对修行人来讲完全就是一个

宝藏一样的，应该好好地珍重，好好地依止，进行修持，这个方面是尤其重要的。

甲一、初义；甲二、正释论义；甲三、末义。

甲二、（正释论义）分二：一、总义；二、别义。

乙二、（别义）分二：一、明依世俗谛的道次第；二、释胜义谛的道次第。

丙一、（明依世俗谛的道次第）分二：一、明由断除四颠倒门修习中士意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轨则；二、明发起行菩提心已而学菩萨行之轨则。

丁一、（明由断除四颠倒门修习中士意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轨则）分四：

一、明由广思维念死门断除常执颠倒之理；二、明由修有漏身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方便；三、由思维生死体性的不净门断除净执颠倒之方便；四、示于有漏法不应执为我及我所之门而断除我执颠倒之方便。

第四品 明破我执方便品

戊四、(示于有漏法不应执为我及我所之门而断除我执颠倒之方便)
分二：一、略明破我慢所执境之理；二、广释破我慢所执境之理。

己二、(广释破我慢所执境之理)分三：一、破由权势而生骄傲；二、破由种姓而骄傲；三、明远离恶行的其他方便。

庚一、(破由权势而生骄傲)分五：一、断除五种因所生的骄傲；二、不应由王位而生骄傲；三、应明辨法及非法；四、对国王应生厌离；五、不应贪著王位的威名。

辛三、(应明辨法及非法)分五：一、国王做损害他人的事即是非法；二、破国王做损害他人的事是法；三、明仙人所说非完全是定量；四、损害仇人是非法；五、临阵死亡非乐趣因。

壬三、(明仙人所说非完全是定量)分二：一、仙人所说非完全是定量的理由；二、以典章作标准不一定会使世间安乐。

癸一、仙人所说非完全是定量的理由：

国王会这样想，依照诸仙人的开导，依靠诸仙人的话语，国王在护持国家、保护民众的时候，即使是做了一些损害众生的事业，实际上也是无有罪过的。针对像这样的一种邪执，国王他认为有了仙人的语言作为依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实际上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不正确呢？下面就针对这个观点进行破斥：

诸仙一切行，智者不全为，

以彼诸仙中，有劣中胜故。

以前的仙人所说的话语不应该完全去实行，“智者不全为”，因为在这个仙人当中也有劣、中、胜的缘故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，有智慧的人肯定是不依止的。

前面我们大概也介绍过，在古印度有很多修苦行的仙人，在这些仙人当中是不是完全清一色都是非常出色的？或者都是具足悲心，或者都是智慧超群的呢？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。既然他有种种分别，所以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，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行为准则，有智慧的人需要观察。观察之后就分别，哪些是符合于世间正道的，哪些是不符合于世间正道的，哪些反而对众生有很大危害的，像这样的话，智者进行分析。分析之后，他对仙人所说的话不会全部去实行的，当然对他们说得有道理的，或者对众生有利的这一部分教言，智者还是会去实行，所以在颂词当中讲“智者不全为”，一部分去实行，一部分如果有害的话就放弃，根本就不去实行的。

有这样的结果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？“以彼诸仙中，有劣中胜故”。在这些出家修道的仙人当中，有下劣的，有中等的，还有殊胜的，有这样的三等的缘故，所以“智者不全为”。

像这样的劣等仙人的话，他们所说的一些教言，或者他们本身所做的一些行为，都是对自己和他人完全没有利益的，这就是劣等仙人。还有一些中等的仙人，由于他自己修行，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利益，或者也没有什么损害，或者他们这些教言，也是说的一般的世间法，也是一种无利无害的教言。还有一种就是殊胜的，这个地方所说的殊胜是观待来讲，观待世间来讲的话是殊胜的。因为以前修苦行的很多仙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外道，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佛教的修行者，除了一些佛陀的化身，还有菩萨的化身，像这样示现的苦行仙人以外，可以说都没有跳出三界轮回的范围，所以观待来讲他们是比较殊胜的原因就是说，他们对众生有一些相似的悲心，有一些好心。为了利益众生，他们也通过这样一种好心，宣讲了一些对众生有利益的方便，所以观待来讲的话，是比较殊胜的。

既然有这样的劣中胜的话，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肯定就会选择，会观察，劣等仙人他所说的这些都是伤害众生的种种颠倒的教言，所以绝对要舍弃的；中等者他也不会依靠的，因为依靠他也没什么利益，没什么作用，费很多时间、费很多精力，最后没有什么功德；对于胜者，比较殊胜的修行者，对他本身也好，或者对他所说的教言也好，都可以去依止。所以说，有这样一种分别的缘故，“智者不全为”。

在这个颂词当中，从比喻方面讲的时候，比较殊胜的仙人，比如说对因果或者对轮回这些方面有信心的，相信轮回、相信因果的，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些事业都是取舍因果，然后守持戒律，修持善法，他们教导别人也是如是去取舍的，所以很多众生依靠他们的教言取舍之后，升天的升天，得善趣的得善趣，这样的话就是观待轮回当中，名言来讲比较殊胜的。中等就是所做的一些无记的，也没什么名气的，对众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仙人。还有一种劣等仙人就是有些外道

教唆说杀狗无有罪过，今生当中也无有罪过，后世当中也不会有不好的果报；还有一些外道认为杀人有功德，所以不顾因果杀了很多，像这样的也是一种劣性的外道；还有一些外道宣扬和母亲、女儿做不净行也是没有过失的，宣讲一切无有因果这样的劣论。像这样的种种外道的言教，他们的行为，就说明完全都是不应该依止。

讲记当中没有单独的比喻，就通过“劣中胜”，本身的颂词当中提到的这些外道作为比喻了。通过这个也可以知道，有这样的不同的差别的缘故，作为一个国王来讲，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，就应该善巧分别，并不是说仙人说的完全去做。

所以这个地方所针对，破的是什么呢？有些国王，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业，掩盖自己的罪行，就说损害众生无有过失是仙人说的，但是这个地方一分析的时候，你的这种所谓的仙人的言教，如果要判别的话，肯定是判别在劣的仙人当中，他所说的是劣的言教，所以完全应该舍弃。从这个角度破除了国王的种种邪见。

如果是真正他自己所说的，依靠的是殊胜仙人所讲的话，那么肯定不会去破斥的，因为殊胜的仙人所讲的这些就是要爱护民众，要用慈悲心护国，要知足少欲，修持善法等等，这样的话，如果国王去依靠的话，他是一个智者。他这样做了之后，肯定就会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利益的。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之后，就破斥他的一种邪见了。